



捡屋

陆亚利

稻草屋面漏水成片状，水滴不大，将就着在楼枕木上搭一块鱼皮纸，免得打湿泥巴地面。

乡间有句俗语“天晴送伞，落雨捡屋”，讽刺不识时务的马后炮。捡屋补漏，需就着晴好天气。乡民更相信看云识天气，讥讽县广播站播报的天气预报“发乱话”。毕竟是兴土木，讲究风水的，还要查看黄历，选择黄道吉日，图个平安，以免发生断梁折椽，捡瓦人坠落。柏爹解放前算半个专业捡屋匠，瓦屋、茅屋都属行。坠落过两次，福大命大，均无大碍，头上留有几处闪亮的疤痕。那时，专门的捡屋匠已经少见，邻舍家捡屋，愿意请柏爹到场帮忙，心里觉得踏实。

检屋其实没有多少技术含量，请上邻舍一两个帮工，带上扫帚、钉锤、锯子，便可以上屋。若不是全屋重检，踩准漏点，梯子架上檐口，揭开瓦片，整齐码靠一边。露出的檩梁、椽条，一路曲曲折折，延伸至漏水区域。揭瓦如刮鱼鳞，由下至上，边揭边清扫积尘、树叶。偶尔惊飞出两只蝙蝠，屋上的人一反平常蔑称“盐老鼠”，脱口而出“有福，有福”，讨个口彩吉利。破瓦一一剔出，收纳到筲箕里，集中转递到屋下。陶瓦易碎，需小心轻放，加之椽条不能承重，人只能弓步斜踩或蹲坐檩梁，揭瓦的工效极低，耗费的工夫远比盖瓦多。

凭借滴漏的水印，判定找准了几处漏点。发现橡条浸水朽烂，用钉锤反敲，退出钉子，换上新杉条。准备停当，便由上至下、由远及近开始匍匐着回盖瓦片。槽瓦需选择周正一些的瓦，有瑕疵的作脊瓦，免得留下新漏。破瓦不多，按照原样密度匀着盖，一般不需添补新瓦。整屋翻新捡漏，犹如盖新房，更新朽烂的橡条，瓦片全部下屋，耗损稍多，无疑就要添瓦。乡下土砖房子大，皆是悬山顶，正脊、垂脊都要用瓦片叠压，有“千砖万瓦”之说。下瓦上瓦，需由十几个人排成一条龙，手把手传递。女人忌讳上屋，只能在地面帮着传递。人手紧时，大人会叫我们小孩子加入队伍，与女人一样，也不准上屋。尽管递瓦有些吃力，不过，感受着添砖加瓦的热闹场面，干劲倍

许我一个书房

胡剑英

牛一般。

“硬要买套房子,搬出去生活!”妻子购房的野心日益膨胀,“你看我们这帮子人,还有几个有买新房子的!也让别个高看一眼!”

见我稍被激发,妻子又为我描画了一幅美妙蓝图:给你一间做书房,读书,写作,发呆,随你的便。莫让这里的车尘噪音淹没了你这颗珍珠!我负责不起!

我扑哧笑了，随她“盘”。

不知妻子从哪里听到的消息,毗邻浏阳河的一个楼盘,价格合理,交通便利,休再犹豫。于是摇号,中了;审核,过

增，有时反而催着大人加快节奏。欲速则不达，一不小心，跌损一两片瓦，大人并不怪罪，小孩子却一脸绯红。

稻草易腐，茅屋每隔两三年要检修。检茅屋无需特别技术，一般由各家男主人自行担当。父亲爬上屋坡，将面层朽烂的稻草扒拉下来，清理好陈旧的基层。挑来韧性稍好的晚稻稻草，堆放在屋檐下。准备就绪，坐上屋檐，拿着顶端套有鸟嘴样铁钩的竹竿，朝下喊道：“送管（稻草）啰！”母亲或是我，用顶端套着铁叉的长竹竿，又起稻草束，支到屋檐口。父亲用铁钩勾接过去，甩上屋坡。我们辛苦半个时辰，手臂、脖颈酸软，瘫坐下来，余下的都是父亲的事。父亲正襟危坐，解开草束，梳理均匀，将檐口第一排稻草用篾片夹实。自下而上，次第铺盖或插补至屋脊，再用篾片扎牢。大半日，三面半屋坡披盖新稻草，捡漏大功告成。父亲踩实山墙屋坡，小心翼翼倒爬到檐口。我双手抵掌楼梯，父亲转身用脚掌探准木格，稳稳退至地面。

一户千亲，六十年代初精简退职回乡，可能是不适应农村生产生活，毅然回城成为黑市人口。几经租房、搬迁，后低价买得文革路五巷十七号一间平房。房子不足二十平方，一面是工厂围墙，单坡屋面盖着丝茅草。一家六口，全靠男主人一个人做搬运工的收入生活，经济十分拮据。房子位于石渣马路下坡拐弯处，由西三角线煤栈拉煤的板车，都会遗落煤屑，扫起来自用之外，余下的卖些钱补贴家用。

那年，千亲家漏得厉害，无钱盖瓦，只有捡屋。秋高气爽的一天，我跟着父亲和表姐夫进城，帮助翻修捡漏。记得是去锁厂附近的山上，割了一大堆丝茅草，堆得很高，压瘪了板车轮胎。表姐夫在前面拉，我和父亲看不见路，猛力在后面推，累得满头大汗。杀草、换橡条、盖草，弄了一整天，屋面修葺一新。我每餐用喜欢的大黑瓷碗扎实吃两大碗饭，到了家里，还在回味红烧肉的油腻喷香。新世纪前，改铺油毡的茅草房拆迁。此后，每每路过高楼林立的首峰小区，我仍记得当年的街巷布局和进城捡屋的事。

近年，城乡瓦屋渐少，街面随处可见防水店家，路边常停靠“专修屋顶漏水”的微型车。屋顶在，总会有人续写捡屋的历史。

晨光中的麻雀

■曾利华

小区是在麻雀叽叽喳喳地相互交谈中醒来的，我也是，小区内长势茂盛的花草树木也是。

小区坐落城北，远离市中心。昨夜的一场春雨，来得急，去得也快，但却很快让小区陷入了湿漉漉的宁静。这种宁静一直延续到晨光熹微，才被叽叽喳喳的麻雀声打破。

起初，听到麻雀的叫声，我以为时间很晚了。当我睁开朦胧的睡眼，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一看，才早上6点。我甚是恼火：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，这么早就起来吵吵嚷嚷，当年被列为“四害”之一，真是罪有应得！可我静下心来，细细聆听它们争先恐后叽叽喳喳的叫声后，竟慢慢听出许多乐趣。我想，这些城市中的小精灵，定是因为昨夜的那场雨，而早早归了巢，或栖身于某个屋檐，度过了一个夜晚。当天色渐亮，它们便早早出来，齐聚小区空坪中的某棵桂树，一边上下跳跃，一边聊着昨天那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春雨，聊着这座古老的城市不断的扩张和日益焕发的新颜，聊着它们自己曾经在乡野中四处觅食而被稻草人吓飞的陈年旧事……然后，它们又展开翅膀，齐齐飞往不远处的一株香樟，开始一个新的话题。

听着听着，我突然发觉这些麻雀真是可爱，在这个静谧的清晨，它们婉转的叫声，清澈而纯粹，就像天籁之音，悠扬地飘在小区的上空，让那些如我一样先是在沉睡中被唤醒，尔后聆听着叫声恍惚间回到了大自然怀抱的人，尽情享受喧嚣来临前难得的一份惬意和宁静。

其实，在我老家的房前屋后，田间地头，山野草丛，麻雀最为常见。特别是时入酷夏，一大片的田野，翻滚着金色的稻浪，长满艾草的田埂上，时常可见一只又一只的棕黑色麻雀，跳来跳去，啄食虫类或谷粒。而在村前的禾坪上，三五成群的麻雀也不畏灼人的阳光，从半空中箭一般地俯冲而下，停留在一片散发清香的稻谷前，饱食一顿后才心满意足飞而去。

就在我放飞思绪的时候，两只麻雀来到了我卧室的窗户外，它们一边欢快地鸣唱，一边在防盗网上跳来跳去，相互嬉戏。我和衣而起，轻轻地拉开窗帘，不想却被其中的一只麻雀察觉，它扭转脑袋瞅了我一眼，便扑棱着翅膀尖叫着倏地飞向不远处的一棵香樟树，另一只也一路鸣叫紧随而去。我暗自笑了笑，其实我并无恶意，我只是想近距离瞧瞧这类久未接触的小精灵，但它们却因我的举动受了惊吓。

“因羨春光覓远芳，才停一树又奔忙。风寒翎羽声声乱，破草屋檐饮严霜。风临窗而立，略带凉意的春风轻拂着我的脸颊，几句关于麻雀的古诗句跃入脑海，我的心头荡起一片小小的涟漪。窗外的桂树、香樟树上仍有数只麻雀叽叽喳喳，窜上窜下，不远的栅栏围墙上，也有几只驻足停留。看着这些小精灵，听着它们欢快的叫声，我突然问自己：这些麻雀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遥远的乡村“农转非”的吗？如果是从乡村来的，那它们因什么而来？是厌倦了乡村还是向往着城市？我不得而知。但我清楚，这些身材娇小、外表朴素的麻雀，它们时常成群结队从城市的上空一掠而过，已然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，引得那些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小孩们驻足观望。而在这座繁华的城市，更多的麻雀则散落于各个公园、小区，甚至街边的某棵小树。它们已经融入这座城市，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，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份活力与亮丽。